

台湾作家毕珍 著



●第一部 血滴子

●第二部 霹雳春雷

●第三部 威震大西南

历史传奇小说

年大将军之死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87
I247.5
2110

年大将军之死

台湾作家毕 珍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327863

年大将军之死

毕珍 著

责任编辑：红 桥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40,000 印张：22.25 印数：1——60,000

书号：10456·109 定价：3.65元

湘艺：85—5

关于年羹尧这位大将军

年羹尧，是清代一员虎将，凡是谈领军、作战，无不谈到年羹尧。

他的一生，写在这本书里，除了他的游侠这一部分，未见于历史外，其他部分，都是本诸史实。

在这里，记两个小故事，当知年羹尧不同于一般人。

一个下雪天，年羹尧此时已做大官，他坐轿出去，看见轿夫的手冻得发红，心中怜惜，便叫：“把手拿下来！”

不久，左右用盘子送上一只断手。

原来，左右听错了，以为是要砍下轿夫一只手。

由此，可见年羹尧的严厉。

当他班师回京时，雍正皇帝看见武将和士卒，甲冑在身，甚是沉重，便叫他们脱下来，因为这时没有打仗，用不着穿。

没有一个敢脱。

因为，年大将军没有叫他们脱。

雍正告诉年羹尧，可以脱下甲冑，年羹尧一声令下，武将、士卒都脱下甲冑。

由此可知年羹尧号令之严明，武将及士卒可不听皇上的话，但不得不听他的话。

当他谪降到杭州时，已无兵在手，文武官员知道他在那里，也多绕道而行，他本是“虎将”，“虎威”犹存。

他的结局出于世人意外，但他的一生，从康熙到雍正，都是轰轰烈烈的。

毕 珍

第一部

血滴子

年羹尧刚拉开架势，就被人阻住。

“少爷，”家人年秋道，“老爷和以前的师父都说过，在大街上，不能动拳。”

“为何不能动？”小小年纪的年羹尧，说话如同大人。

“怕被行家看见。”

“看见，有何关系？”

“少爷，人家技高一着，笑少爷功力不够。”

年羹尧两眼特大，瞪起来时，如同牛眼。这时，瞪大牛眼：“谁敢笑，少爷就和他比划比划。”

年秋道：

“比划起来，少爷一定会赢。”

年羹尧最喜欢听好听的话，年秋这样说，他心中喜欢道：“这样说，倒差不多。”

他没有接受年秋的阻止，练了一套拳脚。走了几招，停下来。

不远处，有个人在打量他。年羹尧明白，不是打量人，而是在看他练功夫。那人看来有七十岁左右，穿一件月白大褂，没有胡须，一嘴白牙。方方正正一张脸，满脸红光。

“怎么样？”年羹尧问。

“够认真。”老人走近。

“是好话？还是坏话？”

“缺少名师指点。”老人回答。

年秋问：

“老师父，你也会功夫？”

“老夫走江湖，不会三招两式，怎能出门。”

“能不能给我见识两招？”

老人、年羹尧、年秋站成品字形，各人相距约十步左右。

“我很忙，要走，”老人道，“看看以后机缘。”老人说着，双手一拱，一分，垂落，脸上含着微笑离去。

年羹尧看着老人背影，他觉得有点怪，这老人，是深藏不露，还是没有功夫，在那里唬他？

“年秋”年羹尧道，“果然被你说中，被他看见了。”

“看见不打紧，只怕把少爷的功夫学了去。”

“他说，我没有名师指点，放臭屁！”

“少爷！”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口头语——放臭屁——又冒出来，老爷说，一定要改过来。”

“我一定不改，你又怎样？”

年秋知道，如果说他一定得改，他会骂自己“放臭屁”。

“少爷，”年秋把话叉开，“他说少爷没有名师指点，是胡说八道。”

“他没有见过汪师父，见过，就会知道我有名师。”

“他见到台州汪师父，就会抱头鼠窜。”

老人的话，使这个小孩子心中颇为不快，他道：

“不玩了，年秋，我们回家。”

“我领路。”

“慢着，”年羹尧忽然打量年秋，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少爷，什么不对劲儿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戴上一顶帽子？”

“少爷，我没有戴帽子……”年秋说着，摸摸头，头上是戴了一顶帽子。

“取下来看看。”年羹尧道。

年秋取下帽子，他看到那顶帽子，只有发楞的份儿。那顶帽子，原是年羹尧戴在头上的，不知怎么会飞到自己头上来。心想，这帽子没有长翅膀，也会飞？如果说帽子会飞，才真是胡说八道。

“年秋，我想起来。”年羹尧说着，双手一拱，一分，垂落。

“少爷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年羹尧那双牛眼一眨一眨，他在深入思索。

“少爷，你的帽儿，你戴。”年秋将帽子戴在少爷头上。

年羹尧把帽子取下来，缓缓又送回年秋头上，让他戴好，又看看说：

“就是这样。”

“少爷，什么这样？”年秋问。

“那个老师父，双手一拱，便吸去我的帽子，一送，把帽子戴到你的头上，我们没有察觉。”

年秋又取下帽子，再给少爷戴好说：

“看来，那老师父有点功夫。”

“他有功夫，”年羹尧道，“下一次碰上，不要让他走掉，要他做我的师父。”

年羹尧知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他意兴阑珊，没有兴致在外游荡了。

年秋会意便说：

“少爷，回府吧！”

年羹尧点点头。

二

年羹尧望着自己那顶帽子出神。他想，那个老师父，把自己的帽子取下，戴上年秋那颗脑袋，年秋不知，是他太钝，那自己为什么也不知？岂是自己也很钝？又想，会不会再见到他？再见到他后，又该如何？他望望外面，希望走进一个身着月白大褂的人来，没有。不过，年羹尧如果早一点望，就可看见一个身着月白大褂的人，走进府来。

府丞年大人很忙，除公事外，更为他的儿子发愁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名叫希尧，二儿子便是羹尧；可不是一个母亲生的。

羹尧来得很意外。

年大人府上，有一群使女，其中一个，长得俏丽，人又聪明，很得夫人的欢心；年大人也暗暗中意。

年大人那时任刑部郎中，宦途一帆风顺。年龄不大，少年风流；也使一些使女倾心。

夏夜，年大人在书房办事，还未就寝。俏丽的使女，送一碗凉茶进来。她衣衫单薄，可以看到婀娜的诱人身段和成熟的娇美。她发现大人在注视，笑一笑，笑得十分风情。

“夫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已经安睡。”她投过来一眼，似要大人放心；也似在告诉大人，无论他要做什么，不必担心夫人知道。

年大人动了念头，他说：

“过来。”声音中充满感情。

使女走近几步。

“你多大年纪？”

“十七岁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我不会把你嫁出去。”

“知道。”使女点点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奴婢知道大人要奴婢，当然不会把奴婢嫁出去。”她坦然而言，并不害羞。这副神态，反而使年大人楞一楞，他未料到这个使女会这样爽直。

年大人想到儿子，如果她生一个儿子，一定不同凡响。大妇这时已生希尧，庸庸碌碌，看那样子，将来不会有多大作为。聪明，还算聪明，不作厚望。

年大人想告诉她，“我不要你。”他不喜欢她那样风流。如果这么一说，她扭头而去，岂不扫兴？这样一个姑娘，或者比羞羞答答者较有情趣。又想，反正，今晚要这个姑娘，以后要不要，再说。他是刑部郎中，要一个使女，没有人敢说闲话，只凭他的爱憎。他决心告诉她，今夜留在书房中作伴。

年大人想到这里，有人来打搅。

不是那时候有人去打断他的好事，那时是在刑部郎中官邸，现在，是在宗人府邸。

一名家人来报，“大人，有一位老师父求见。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他听说宗人府邸要找一位师父，他来看看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七十岁左右。”

“不会一拳被人家打死？”

“不会，人很硬朗，不是弱不禁风。”

“他知道不知道二少爷难教？如果他不知道，要向他说明白。”

“小的未说，他已知道。”

“他说他能教得住？”

“他说，教得住。”

“请他进来。”

家人应声而去。

年大人不太重视有客人来，他接着想到那个使女。书房后面，有一间精致的卧室，那里，是年大人倦怠时休息之处。那个房间也是年大人与使女幽会之所。那个俏丽的使女，被留住作伴，与年大人一夜风流，使年大人对她颇为迷恋。

他风流，她也多情。那夜，年大人找她，想约她幽会。偏是，没有看见人。他要保留一份尊严，不去打听那个使女去那里。在书房中，心中惆怅，夜深寂寥，他长吁短叹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小美人去哪里？”

房中有人应道：

“小美人在这里候驾。”

原来，使女在后面房子，裸裎以待。

年大人与小美人先是偷偷摸摸，不久，公开入房，成双成对。他称她为小美人。大妇不敢吭气，默认小美人为大人之妾。

不久，小美人有孕，翌年，生下年羹尧。

年羹尧一年一年长大，麻烦也一年一年多起来……

年大人未再想下去，月白大褂老人已到，他并未起身相迎，拱拱手道：

“欢迎老师父。”

月白大褂老人拱手还礼：

“年大人，老朽久仰。”

年大人邀请老人坐下，同时打量，身着月白大褂，脚蹬多耳麻鞋，腰中扎一根黑带，红光满面。

家人这时献上茶。

“请问老师父贵姓？”

“老朽名不见经传，叫老朽一声‘师父’，十分受用；不然，叫老朽‘教书的’或是‘教功夫的’都好。”

“你是要埋名隐姓，那么，本官就称你一声师父。”

“谢谢大人。”

“师父说，可以称‘教书的’，可以称‘教功夫的’，师父在文武两道，都有造诣？”

“造诣不敢，略知皮毛。”

“师父在外边可听说过，我家二儿子很难施教，他爱玩，只喜动武，不爱学文，我希望的是他必须在读书方面，下些功夫；至于练武，为着强身，学招练式，我也不反对。”

“听说，有人教不住令郎，大人才放话出去，为令郎找一位严师。”

“确有此意，师父能不辞辛劳？”

“老朽愿试一试。”

“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希尧，一个叫羹尧，大儿子在别处读书，只教二儿子。”又说，“老大比较听话，到别处读书，不要他和老二在一起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免得学坏。”

“大人坦率而言，毫不掩饰。”

“在京中，我家老二，难以管教，人人皆知，”年大人说着，叹口气，“背后有人嘲笑老二不成器，也使我觉得脸上无光。”

“如善加指点，会成大器。”

“顽劣已极，大了能安份守纪，已经不错，何敢指望他成大器。”

“如大人放心，老朽试一试，看看对令郎是否能有所助，使其能成大器。”

“倒是难以放心。”

“大人之意，是怕老朽教不好令郎？”

“不是怕师父教不好他，是怕师父受气。”

“大人放心，老朽这大把年纪，见过的人多，见过的事也多，教不好令郎，是本事不够，不怪令郎无知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全权拜托。”年大人道，“如果犬子顽劣过份，师父不妨施以鞭鞑。”

“大人这么说，老朽相信，可以把令郎教之成人。”

“请问师父，要多少银子？”

“大人是不是供住供餐？”

“当然侍候。”

“到时候再说。”月白大褂老人道，“如果教得好，大人给我银子百两千两，老朽受之无愧；如果教不好，大人给一两银子，我也无脸收下。”

“师父之意，如果没有成效，不收银子？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

“那么，”年大人拱手，“多多费心。”

三

“师父，”年春在门前道，“夫人来看你。”

“请。”月白大褂老人道。

从门外进来一位夫人，很美，很年轻，衣着极为华丽。眉尖，眼大，有几分威仪。

“你是羹尧的师父？”夫人问。

“老朽正是。”

“我听到大人说，要对羹尧加以鞭鞑？”

“大人是这样说，玉不琢不成器。”

“大人说是那样说，师父可千万不要那么做。”

“夫人舍不得？”

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”

“如果不加鞭鞑，不能成器，夫人难道不会后悔？”

“羹尧是有些调皮，所以，才使人觉得难成大器；但是，在我做母亲的看来，他胸怀大志，长大后，必会变乖。”

“夫人说得也是，”月白大褂老人脸上显出微笑，“放心，老朽不鞭鞑就是。”

“谢谢师父。”

“夫人不必客气，老朽多少也是为了谋生糊口，自然会尊重主人。夫人爱子疼子的心情，我一定很好领会。”

“那就很好！”夫人道，“今后就全仗师父了。”

“谢谢夫人！”

“况且，”夫人突然又无情地道，“象师父这样的人并不难找，很多！很多！”

月白大褂老人并不动气，连声应道：

“夫人说得是，夫人说得是，请多多照顾。”

夫人留下话，看见儿子羹尧，正望着帽儿发呆。

“羹尧！”

年羹尧不理，他仍在思索帽子怎么会从自己头上，飞到年秋头上。

“羹尧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娘，你不要打搅我。”

夫人摇摇头，心想，好生无礼。不打不成器，恐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；如果鞭鞑，或者有用一些。可是，这是她的心肝宝，有他，自己才有地位；没有这个心肝宝，她原是个使女，就会恢复使女的身份。羹尧对她如此重要，怎么能让人打他？怎么舍得让人打他？但是，他现在竟如此无理，娘同他说话，他说要娘不要打搅他，这成什么体统？这是不是该鞭鞑？便说：

“你以后不要调皮，你爷找来一个师傅，说好要管教你，你一调皮，就会挨打。”

年羹尧想到那个露一手功夫的老人，信口道：

“除非是那个穿月白大褂的老家伙。”

“就是那个穿月白大褂的老人，”夫人告诉他；接着问：“你见过？”

年羹尧一听，就是那个身穿月白大褂的老家伙，又惊又喜。惊的是，他来到自己家里；喜的也是他来到自己家里。

“娘，你说，爹已把他请来？”

“人已在客房里，是不是请来，娘不知道。现在找人，还用